

禮物 ◎假的狗

瀛苑副刊

已經是第三天了，每天清晨，媛于在這只有4.5坪大的套房醒來，臉上的水便會流個不停，幾乎就是一睜開眼，當窗外的陽光透過上面鋪著白色小花的藍色窗簾布，悠悠地灑在媛于的臉上時，這天的酷刑就開始了。

媛于總得趕快離開她那溫暖的單人床鋪，到2步之遙的書桌抽屜裡，抽取一大堆的衛生紙，每當這個時候，她總會不自覺的坐在木質的書桌椅上，想起了三天前的夜晚  
.....

\* \* \*

那天晚上的風很冷，就連漁人碼頭平時溫暖浪漫的昏黃燈光，也無法補救這脫軌的情形，氣氛不協調的直逼人想放聲瘋狂的尖叫，但她卻硬生忍住了，隱隱地，她可以感覺到，這將會是她出生以來第一次失戀的場景。

基於日後回想起的唯美程度，所以她違背心意地，只是默默的走著，她，與他即將分手的準前男友，隔著一個腳步的距離，像兩條平行線的走著，這樣的沉靜與陌生，幾乎都快使她忘記，前一天的晚上，他們還是兩條火熱、交纏扭曲的模樣。

就在這分手在即的時刻，她小小的腦袋裡，快速地跑完了與他交往這3個月來的點點滴滴，像是他常送的金莎巧克力和火似的紅玫瑰，還有從網路上抓下來的浪漫短訊，然而，這些竟是那麼的遙遠？彷彿是上輩子的事，喔！不，連嚴重值得質疑的前世說，也比那些畫面來的親切可人。

當她的準前男友停下腳步，轉過頭來看著她時，她心想，這一刻終於來臨了！

但同時，她也被自己仍有如此清晰的判斷能力弄得有些困惑和質疑。這和瓊瑤劇應該有的情景和邏輯一點也不符啊？她的眼睛甚至乾的徹底，一點水汪汪的跡象也沒有？

這時的她，決定先擱置下這個令她深深感到困惑的現象，打算集中肉體與靈魂的所有

力量與精神來共同抵抗這危難時刻，她不只一次的幻想過，這一句「我們分手吧！」該會是怎麼樣個波濤洶湧、拔山倒樹地迎面襲來！然而，就在此時此刻了！

她摸了摸口袋裡的手帕，心理想著的是手提袋裡的3包kitty圖案和5包路邊為了廣告而發的衛生紙。

「我們就坐這裡吧！」她的準前男友終於說話了。

「嗯。」媛于柔情似水的應了一聲。

接著，又是冗長的沉默，就像拖戲的連續劇一樣，真不知道這就是原本的人生面貌，還是受了戲劇的影響，她想，連分手也是格式化了的呢。

媛于驚訝的責怪自己怎麼又胡思亂想了起來？她命令過自己要專心迎接這特別時刻的到來呀？！

就在她努力勸說自己的當口。

突然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如果分手是在說完那句關鍵性的話後就完成，沒有醞釀的前戲，沒有冗長、浪漫式的空白，那麼，日後回想起來，套句廣告台詞，那真的是「5分鐘就玩完了！」思及至此，媛于忍不住遮遮掩掩無聲地笑了出來。

他們吹著淡水河的冷風，就坐在他們昔日相擁而坐的木質階梯上，如今，她再也聽不到她準前男友的心跳聲了，還有他身上那股特別的味道，那是一種以他淡淡的個人特殊體味為基調，再揉進了一抹肥皂香氣，然後又繞上了一絲絲車內和宿舍裡芳香劑的味道。

她已經開始懷念了起來，就在她的愛情尚未死絕的瀰留狀態，屬於她的愛情告別式就沒法子控制的跑了起來！

就在她漫長的懷念中途，她的準前男友終於說出口了：「我們還是分手吧！」

儘管媛于早有準備的心裡，但仍是為了這句話而沉沉地震了一下，一襲淡淡的訝異

，輕輕地撫上了她年輕的臉龐，不需多想，她兩瓣玫瑰似的嘴唇開閤間，毫不費力的悄悄問了句：「為什麼？」

她的準前男友看起來十分的悲傷，原本陽光式的俊臉，現在像黑夜一般深沉，媛于覺得他的臉似乎都快埋進這樣的空氣裡了，這樣又黑又冷的空氣，她都快看不清他了。

她不知道他的沉默究竟代表著什麼？如果他的沉默是有意思的話。天曉得過了多久？她甚至不敢看一眼手錶，就像怕洩漏了什麼一樣。

他終於又開口了，帶著低低的嗓音催眠般地訴說著：「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。」然而，這又是哪門子的回答？

然後？然後，他便升格成為她的前男友，並以她前男友的身分護送她回到宿舍。

\* \* \*

媛于仍坐在放著一大堆八股教科書的書桌前的椅子上，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的浪漫沒錯，但是卻非常的不——痛——快！

因為她竟為了這樣一個差勁的理由，甚至不算是什麼真正的原因，而處心積慮的醞釀自己的心情那麼久，最後才終於有點進入狀況內。但是那天晚上，她竟然連一條手帕都不需要！更別說什麼排山倒海翻湧沸騰的情緒了，說真的，那時候的她，很想惡狠狠的對他比個粗魯的中指作結，然後再潑辣辣的罵上一句：「什麼玩意兒啊你！不過是個披著人型外衣的王八蛋！」至於王八蛋，到底是個什麼奇怪的生物倒也不那麼重要了。

現在她臉上的水仍流個不停，她簡直沒辦法，為了這樣一個執著卻無聊的念頭，她付出的卻是多麼大的代價？

媛于在用完最後一張衛生紙後，便下定決心似的站了起來，用她那兩個小小嫩嫩的手掌，抓起這一大團一球球的衛生紙，走到了廁所，一把扔進沾有自己排泄物衛生紙的桶子裡。她照了照鏡子，看看自己紅紅的眼睛和擦到有點脫皮的鼻子後，便開始梳洗了起來。

媛于先仔仔細細的刷完她貝殼一般細細白白的牙齒，然後注進了一些清涼的水在水藍的洗臉盆裡，像一個非常神聖儀式的開始，她閉起眼睛，緩緩的、用對待一個新生兒的溫柔，掬起一小窪一小窪的清水，輕輕地、謹慎的讓水滑過她臉上的每一吋肌膚，懶懶地睜開雙眼，搵了搵簾子似的長睫毛，用一條乾淨的橙色毛巾，像甜蜜的親吻一樣，一小塊一小塊地逐漸吸乾她臉上晶亮的水珠。

花了10分鐘，她簡單但不馬虎地將自己打理好，上了一點粉紅色的唇凍，整個兒臉蛋立刻生氣勃勃了起來，細嫩的肌膚透亮透亮的，隨意地紮了個馬尾，一件淡紫色及膝的洋裝，在鏡子前轉了一圈後，媛于拿起書桌旁小茶几上的綠色手提袋，正要出門時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她回過頭來，從抽屜裡拿出健保卡放入袋內，並把裡面8包未開封的衛生紙拿了出來，一把扔在書桌上。

